

赵云峰：镜头背后的「信息大使」

□ 本报记者 曹飞跃

除夕；春晚；小沈阳。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嘍？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嘍——”这句在东北二人转剧场里最平常不过的笑话格言，莫名地一夜风行，余波所及，即便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北美华人，也因此成为小沈阳的忠实粉丝。

赵云峰也是其中之一。但用这句话来折射这个隐藏在镜头背后的记者的心境，似乎又过于戏谑和悲凉。穿过贵屿的硫磺烟雾，走过民勤的漫漫风沙，跋涉于青藏高原的雪山之间，感受着国内生态环境的危机四伏，悲观和乐观，在心头纠缠不断。

“我就像一个信息大使，”他说，以美国“亚洲协会”一个独立记者的身份从事环保，“在这方面我的工作没有太多异域的神秘色彩。”

贵屿的电子烧烤

“我当时觉得这些人简直是在自杀。”赵云峰回忆说。

坐在他面前炙烤电路板的工人，可能来自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中的任何一个；汕头市贵屿镇——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回收站，成为他们逃离田埂的跳板，即使这块跳板从来不曾安全过——煅烧含有铅、镉和汞等有毒金属的电子产品所产生的有毒气体和烟雾使他们遭受致命的威胁。

“当时觉得呛得不行，”在一个老板外出的手工作坊，他把数码相机挂在脖子上偷拍，想要靠近炙烤的工具桶看个清楚时，“一阵浓烟突然涌进眼睛里，当时马上就疼得睁不开眼。我马上紧闭双眼，心想，这回眼睛是不是完了。”

从2001年开始，贵屿非法走私和加工全球电子垃圾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真相就不断被媒体所揭露。据汕头大学医学院教授霍霞2007年的调查，贵屿儿童体内铅的含量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定的正常水平的两倍。

于此相关的是，1989年，联合国曾签署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以防止有毒垃圾从富国流向穷国。但美国作为电子垃圾和其他有毒废料的主要出口国，始终不肯签署这一条约。而贵屿每年数以百万吨的电子垃圾80%来自国外，其中包括美国。

2006年，就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赵云峰只身进入贵屿，用相机和DV记录贵屿的悲惨命运，并采用多媒体的方式展示中国南方一个小镇的命运如何与美国息息相关，从此迈出他作为中美环保“信息大使”的第一步。

民勤的愚公移山

2007年，从伯克利分校毕业之后，赵云峰进入美国“亚洲协会”，充当独立记者、编辑和制片人，往返于中美两国，联络国内的环保人士和独立纪录片导演，尝试建立一个常态的网络互动和对话平台，将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视频短片与全球公众共享，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

在此之前，他曾经做过中国科学院的翻译和《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科学和新闻的训练让他在目睹中国生态的退化和环境的恶化时，可以用从容而冷静的心态对待。每年他总有一段时间奔波在国内，寻找新闻题材和寻求合作。

在甘肃省民勤县——这个西、北、东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的小县城，荒漠化面积已占土地面积的94%——他见到了“离奇荒谬的场景”：人与沙进行着日夜的搏斗，村民不得不放下锄头，年年岁岁在沙丘上种草方格。

“这真有些愚公移山的意味。但是，如果他们坐等，恐怕家园在几年内就会消失在沙丘之下，所以是矛盾的。但在那样一个飞沙走石的场景，看着这些村民跟沙漠奋战，有一种无奈的伤感。”

他拍摄了一个孩子在沙丘上兴高采烈地用沙埋埋脚，“那张可爱的笑脸在我脑海里锁定了许久，我当时想的是，当这张稚嫩的笑脸长大了以后，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会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那时恐怕他的村庄已经在沙漠之下了吧？”

西藏的宠物羊

据统计，现阶段全国仍有174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18.1%。发生在民勤的故事，也在别的地方继续上演。

南加是赵云峰在2008年走访青海时遇到的一个环保主义者。他的家乡地处青海湖以东，沙漠日渐逼近，当地草场严重退化，人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难以维持。在青海玛多县，临近黄河源头扎陵湖和鄂陵湖附近的一个村庄，从往昔以盛产肥羊著称，变成家家户户羊群锐减，甚至无力养羊。在一家牧民门前，他看到了一只耳朵还戴着鲜艳布耳环的羊，经过了解才知道，那只是放生的，以后都不杀这只，有点像宠物了。

这一切都可能与一个名词隐隐相连：气候变化。虽然，关于这个宏大的话题，全球的气候学家有着不同的推论和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气温上升，关系中国乃至大半个亚洲生态安全的青藏高原冰川正以加速度在融化。

中国科学院专家表示，近30年来，被誉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冰川面积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萎缩，减少总量高达4420平方公里，这可能导致覆盖十亿人口的亚洲地区遭受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经济危机。

事实上，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已经初显迹象。青藏高原上沼泽地明显出现退化，西藏大多数湖泊日渐萎缩。近年来在国内乃至东南亚发生的大规模洪涝灾害，都将可能因为冰川融化而变得更加频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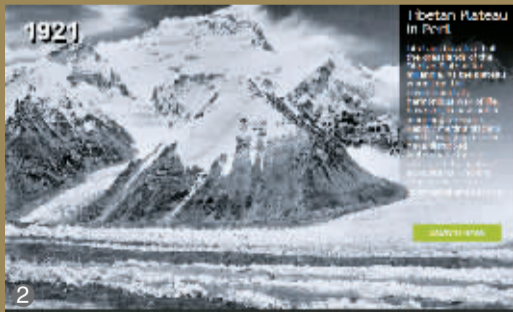
赵云峰曾两次进入西藏做长期的调查，并表示将在未来两三年之内都关注西藏的气候变化问题。在他所拍摄的纪录片《大河之源，危机之兆》中，我们可以看到巍峨的圣洁的雪山，还可以听到世界屋脊上的猎猎之风，但冰川正以我们无法用肉眼察觉的速度日渐融化。在上海和北京，夜间灯火闪耀，但其中又有几人可以体察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藏，正潜伏着整个中国的危机？

赵云峰拍摄过一个生活短片，背景音乐是民族乐器演奏《寒鸦戏水》，画面上，他自制了巧克力牛奶冰棒，在纽约公寓的阳台上架好了DV自拍。这个极少在自己的镜头前出现的记者，吮了一大口冰棒，闭上了眼睛，而远在异国的清风，正摇曳着树影，摩挲在他的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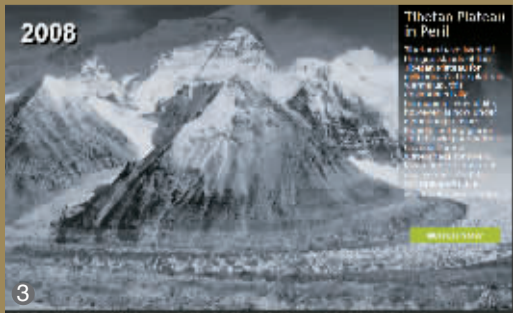
他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独立记者，来回奔波在中国和太平洋彼岸。他没有很犀利的笔头，吃力不讨好地选择用影像来记录发生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生态之殇；但他并非追求轰动，只是平静地隐藏在镜头后面，让画面和声音讲述他的所见所闻。



1



2



3

1 赵云峰在西藏
2~3 青藏高原冰川融化对比图(1921年和2008年)

专访

小兵小卒也责无旁贷

记者：西藏之行给你带来什么启示？

赵云峰：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大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雪山，如果青藏高原的冰川和草原的生态系统出了大问题，下游流域的民众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生命是不能没有水的，如果河流干了，就算我们有强盛的经济，都是没有根基的空谈，最后连污染的水都没有，还谈什么经济和工业云云。这个根本的新认识是我现在很多工作的主线，有效地把这个思想传达给更多公众，将是我最大的心愿。同时自己也深知，这是个浩大的工程，连前美国副总统戈尔都没能说服美国大多数民众，更何况我这种小兵小卒；但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应该把这个事业做下去。

记者：看到国内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感受如何？

赵云峰：很矛盾，首先为自己能从事这份工作而自豪，但另一方面，看到环境状况急速变坏而感到伤心。也许最惋惜的莫过于，到头来，自己在记录环境的变迁方面是有很多成就，但最终却看到环境和生态的毁灭，那记录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记者：你认为国内从事环保的组织和个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赵云峰：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整体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很恶劣，比如融资渠道很有限，有些组织连想拿国外基金会的钱都不让拿。尽管在很多方面社会更开放了，非政府组织的空间也越来越宽松，但是做环保的真的在很狭窄的空间里生存，很难。

记者：你自己希望在环保方面做哪一些具体的工作？

赵云峰：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自己的工作，并认识到它的价值。就拿冰川的图片来说，我有时把那些照片看过来看过去，花好几个小时整理，在软件里调整位置大小，做成精彩的前后对比效果，自己百看不厌，也真的希望很多同行和普通老百姓也能静下心来多看看这些，看看冰川退缩了多少，变薄了多少，并想想，多少米或100米厚的冰一下子就消失了，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在东部地区你看不到河流变小，但是可能等大家能在下游观察到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为时已晚了——我是说整个人类都为时已晚。

记者：有没有尝试对比一下中美两国环境保护的状况？

赵云峰：美国的环境保护现状比国内好很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媒体的强大监督和民间机构的踊跃参与。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要赶超的地方。但这不一定是一件很悲观的事情，毕竟西方社会也是走过这么一条艰难的路的。另一方面，中国的问题如果积压过于严重的话，可能就不容大家乐观了。

记者：中美两国的民众在对媒体和环保信息公开方面的态度有多大的不同？

赵云峰：美国对新闻的态度很开放，而且整个社会环境很宽松。美国人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和分析能力都不错，所以一个多元的新闻环境确实能创造一个信息不断交流的状态，所以老百姓也有很多发泄或发表意见的机会；再加上网络的兴盛，给了底层老百姓更多的声音。而国内受众的意识和受教育程度还不足以与媒体有一种对等的交流，媒体上说的可能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看不懂，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也是中国环保举步维艰的一个原因吧。

记者：读者可能会感兴趣你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

赵云峰：没错，我来之前也充满了对美国的向往，但现在理智了很多。这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土，在这边生活的华人其实很多都很艰难，就像很多美国工薪阶层也过着很拮据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应该是跟国内的事情紧密相连，要不然我真的不认为自己能很好融入美国社会。比如我的本职工作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做的更多的是中国的事情，现在的这种状况是我的一种幸运吧，能做跟中国息息相关的事情，感觉自己有点像信息大使，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国内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能源等等。或许在这方面，我的工作没有太多异域的神秘色彩。

链接

<http://michaelzhao.net/>
<http://www.asiasociety.org/chinagreen>